

傳
播

中國



NLIC 2970657363

精華編八五冊
經部春秋類

儒藏

上學用区图书馆
藏

精華



NLIC 2970657363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八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1-11803-0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14500 號

書名：儒藏(精華編八五)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王 應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11803-0/B · 0489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38.75 印張 427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件：fd@pup.pku.edu.cn

《儒藏》精華編第八五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 冊 主 編 姜廣輝

《儒藏》精華編凡例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

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人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儒藏》精華編第八五冊

經部 春秋類

公羊傳之屬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清〕孔廣森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清〕劉逢祿

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清〕廖平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

〔清〕

孔廣森

崔冠華

撰
校點

目 錄

春秋公羊經傳宣公第七 公羊通義	一六八
卷之六	一六八
春秋公羊經傳成公第八 公羊通義	一九一
卷之七	一九一
春秋公羊經傳襄公第九 公羊通義	二〇九
卷之八	二〇九
春秋公羊經傳昭公第十 公羊通義	二三三
卷之九	二三三
春秋公羊經傳定公第十一 公羊通義	二六二
卷之十	二六二
春秋公羊經傳哀公第十二 公羊通義	二七七
卷之十一	二七七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二八九
春秋公羊經傳哀公第十三 公羊通義	二八九
卷之三上	五六
春秋公羊經傳莊公第三 公羊通義	三一
卷之三下	九五
春秋公羊經傳閔公第四 公羊通義	一〇〇
卷之四	一〇〇
春秋公羊經傳僖公第五 公羊通義	一四二
卷之五	一四二
校點說明	一
校釋公羊春秋通義敘略(孔廣森)	一
春秋公羊通義序(阮元)	一
春秋公羊經傳隱公第一 公羊通義	一
卷之一	一
春秋公羊經傳桓公第二 公羊通義	一
卷之二	一

校點說明

《勾股難題》一卷、補注北周盧辯注《曾子十二篇讀本》一卷等。著述輯爲《顥軒孔氏所著書》，有嘉慶二十二年曲阜孔氏儀鄭堂刊本。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凡十一卷及敘一卷，以

十二公爲順序，在何休《解詁》的基礎上，採用訓詁考據的方式重新注釋《春秋公羊傳》。此書不專主今文經學，採集漢、晉以來注釋《春秋》之書，兼取《左傳》、《穀梁傳》，凡是經義「通於《公羊》」者，均予採錄。孔廣森考證何休《解詁》得失，認爲何氏對《公羊》所作的發揮「往往爲《公羊》疚病」，對《解詁》中「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一概不取或重新加以闡釋。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廣森申《公羊傳》意認爲「王」當「文王」，以爲魯國循守文王之法，從而否定何氏所主張的「王魯」說；孔廣森參照荀崧的看法，否定何休所總結的「三科九旨」說，闡釋爲《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工駢文，有《儀鄭堂駢儻文》三卷，論者以爲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另著有《大戴禮記補注》十三卷，《序錄》一卷、《聲類分例》一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篇》三卷《外篇》三卷及《儀鄭堂文集》二卷、《儀鄭堂遺稿》一卷、

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中，孔廣森又針對當時樸學家們專重史事、忽略史義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孔子據魯史修《春秋》，所重者在於義旨，強調「詞以意立，意以詞達」，認為《春秋》所表達的義旨足以昭示千古。孔廣森又提出經史之間的差異，認為「經主義」，文雖簡而義廣，而「史主事」，敘事務求詳明，兩者之間性質殊異，不可比擬而論。孔

廣森雖然強調《春秋》重義不重事，主大義不主微言，但由於受到樸學考據治學方式的影響，決定了其治學途徑與其他公羊學家大異其趣，從而導致《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並未能真正接續公羊學的統緒。

孔廣森採用訓詁考據的方式來注釋《春秋公羊傳》，其學術主旨，在於調和今、古文之爭，但這樣一來反而拋棄了公羊學說的菁華，忽視了公羊學與政治的密切關連性，其所得到的結果與其所希冀正相反背，既無補於古文，又混淆了今文學的公羊家法。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有嘉慶二十二年曲阜孔氏儀鄭堂刊本和學海堂《皇清經解》本。此次校點

依據《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嘉慶二十二年曲阜孔氏儀鄭堂刊本為底本，以一九八八年上海書店影印的學海堂《皇清經解》本（簡稱「學海堂本」）為校本。全書引文及人名、地名避清諱或孔子諱者，如「弘」作「宏」、「曆」作「曆」、「丘」作「邱」、「玄」作「元」等，逕回改，不出校。

校點者 崔冠華

校栞公羊春秋通義敘略

先生幼負異稟，長號多聞。先夫子之志，故在《春秋》。舊史氏之風，斐然述作。雖使賈逵奮筆，隙無可緣；較勝何休覃思，裁而不俗。後有學者，此其杓耶！嘉慶十七年仲冬既望，弟廣廉靜吾氏識。

《公羊春秋通義》立《自叙》，凡十有二

卷，前翰林檢討仲兄聘軒先生所纂，廣廉手校，錄付槧人，以歲在壬申夏五月鳩工，冬十一月蕡事，蓋至是而夙願始克償矣。

先生杜門却埽，循陔著書，是編寫定，最爲愜心。猶憶丙午冬，將返道山之前數夕，

語廣廉曰：「余生平所述，詎逮古人？」《公

羊》一編，差堪自信。藐孤成立，尚不可

知，千秋之託，將在吾弟。」烏虖！人之云

徂，言猶在耳，歲序流易，身世浮沉。計屢

昔已版行者，則有《大戴禮記》、《詩聲類》

二書，而屬意之作翻在所後，良以永矢弗告，久要不忘。矜嚴審固，非敢緩也。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經義。

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孽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

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

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① 從之。其不同二也。

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

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

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

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

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

旨。而何氏《文謐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

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旨，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嘉慶三年揚州阮元。

^① 「生」，原作「自」，今據正文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注解改。

春秋公羊經傳隱公第一 公羊通義

卷之一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解詁》曰：「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謹案：《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于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辭。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據，間有失者，頗竊裨損焉。君之

始年也。《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

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

春者何？歲之始也。

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

「歲始」即謂之春，非闢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故善言經者約而該。

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

《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昔

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入太室，裸。」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